

讀書與欣賞

叶君健 著



读 书 与 欣 赏

叶 君 健

责任编辑：赵捷

封面设计：马重慧

读书与欣赏

叶君健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珞珈山)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综合车间正文排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装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1/32 7 875印张 20万字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500(内精装500)

统一书号：10279·3 定价：(平)1.60元
(精)2.40元

前 言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是近两、三年来我应一些报刊杂志编辑同志们之约而写的部分文章，也有若干篇是为一些中、青年同志们的译著所写的序言，还有几篇是我自己对于读书或译作的体会。近几年来我还不时到国外去参加一些国际文化界的会议和活动，或被一些学术机构（如挪威的皇家学院、英国的剑桥大学、美国的威士廉和哈佛等几个大学以及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等）邀请去讲学。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作些报告或讲话。这些报告或讲话有时是即席的，没有稿子，有的临时用外文只起草一个提纲，但有时在时间准许之下，我也用中文起个初稿，以便于向朋友们征求意见。我在这里选了两篇这方面的中文底稿（《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国际文学交流与“世界文学”》），作为我在国外一些文化机构或集会上发言的样品。

过去许多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搞过“闭关锁国”的作法，结果我们对国外，特别是对西方，很少有实质性的文化交流和了

HG2P/01

解。近几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我们便也参加了一些国际文化组织，与国外的文化界有较频繁的接触，我个人这几年在这方面花的时间也不少。我发现国外知识界（且不说普通人）对我们的现代文学艺术作品以及我们当前的文化生活，所知极少——甚至连鲁迅和茅盾这样的大作家的名字也不知道。而他们所知道的极少的一点，也往往因为受到了国外一些有偏见的新闻报导的影响而不免存有误解。这就给我们的对外文化交往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有时甚至在和国外朋友坐一起交谈时找不到共同语言。因此，向国外朋友耐心地做些有关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化生活现况的解释工作，就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鉴于上述这种客观的需要，当国外一些比较严肃和有声望的报刊的编辑约我谈话或写稿时，我也就接受他们的要求，利用他们报刊的篇幅（这些报刊的销量有的达四、五百万份）写些介绍中国文艺情况和文化生活的文章，希望借此能增进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而加深友谊。这类文章当然是直接用外文写的，但有时它们也偶尔被国人译成中文，在我们的内部报刊上发表，作为参考。在这个集子里我特别转载了一篇名为《英报评中国演出莎士比亚剧》的文章。实际上它的英文原名是：《Hit, a Very Palpable Hit》（“成功，一个极明显的成功”——这个标题是引自莎剧

《哈姆莱特》中的一句话)。它原是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1982年1月2日的版面上的(其他欧美的一些大报也转载过)。但我们国内译载它的那个内部报刊却无法把我的名字的外文拼音和中文写法统一起来,因此误认为它是《泰晤士报》本身写的一篇“评论”。其实它就是我在北京我那个小胡同的住屋里写的。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想借此纠正某些不怀好意的人在国外所散布的一些谣言,说什么中国共产党正在消灭藏胞和摧毁藏族的文化。我在这篇文章中当然只摆事实,让读者自己去作出结论。我现在把它作为“附录”转载在此,一字不动,主要也是想说明近年来我在国外一些报刊上所发表的文章的性质。

人的思想和认识总是不断发展和不断改进的。我上面所说的那几个类型的文章,也只代表我在一定时期和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有的文章还是“急就章”,费的大脑有限。一般说来,我们往往是“事后聪明”。现在看来,这些文章里面有些说法或所谓“见解”,值得商榷或批评之处,想必也在所不少。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现在把它们部分地收集在此,再度公之于众,也是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作为今后作文或讲话的帮助。

1984年3月

目 录

前言	(1)
读书与欣赏	(1)
小说的表现技巧和现代读者	(14)
写作这行手艺	(20)
有关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	(27)
重读《阿伽门农王》译文后记	(45)
“寓言”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品种	(51)
关于科学幻想小说	(55)
北欧的民间故事	(62)
关心儿童文学和儿童戏剧的发展	(65)
外国儿童文学现况	(73)
外国儿童剧：借鉴和创造	(85)
安徒生的童话创作	(92)
从精神创伤到丰富活泼的想象	(112)
中国的新童话	(115)
新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120)
“谁不夸俺家乡好”	(123)
在《海的女儿》背后	(125)
中国的现代文学	(130)

世界语文学·····	(144)
中国参加了国际笔会·····	(157)
国际文学交流与“世界文学”·····	(163)
塞浦路斯和它的文学·····	(168)
芙吉妮娅·吴尔芙和“意识流”·····	(172)
附：伦敦植物园·····	(178)
卡赞扎基与希腊新文学·····	(184)
访问美国笔会中心·····	(191)
 从《岁暮》开始的创作道路·····	 (202)
附：岁暮·····	(206)
青春脚印·····	(215)
有关武汉的回忆·····	(222)
一段与日本文学的因缘·····	(234)
附录：英报评中国演出莎士比亚剧·····	(240)

读书与欣赏

外训班叫我来谈有关文学欣赏这么个题目。这个题目相当抽象，很难谈。老实讲，我也没研究过。文学欣赏一般只在学校有这门课，有的出版社也出了有关这方面的书。广西人民出版社正在出版一套外国文学名著欣赏丛书，要我为它写篇“总序”，由于是朋友编的，也只好写，因而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文学欣赏”这个问题。各大学讲欣赏课一般是把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分析一下，就它的风格、内容、特点做些必要的解释，比较具体，有一定的范围。出版的欣赏丛书也无非是在一篇短篇小说、一部长篇或中篇小说的前面来个前言，后面来个后记，加上一些分析，就一篇作品的特点去欣赏它，这也很具体。今天要我也作得这样具体，就无从谈起了。这不是教课，又没有一篇具体的文章，怎么谈法？专门这一类的书也同样没有，国外偶尔有这方面的作品，也很具体，不是谈论一个作家，就是研究一些作品。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那么现在怎么谈呢？我很犹豫。每个人读书有每个人的读法，我现在只能就“欣赏”这么个相当抽象的名词，谈谈个人经验、个人体会吧！

什么叫做欣赏？

读书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求得知识，非读不可。譬如我们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数学，一般就谈不上欣赏，你感到兴趣要读，不感兴趣也要读，从中获得一定的知识，了解一定的问题。另一

种就是读文学作品，当然它也提供知识，但这不是非读不行的。读它完全是出于个人自愿，喜欢读就读。“喜欢”也就有“欣赏”之意。文学作品，你读它，就说明你对它感到兴趣。有些其它种类的作品也可以欣赏，比如某些有关医学的文章。最近我看到一些外国医学专家写的文章，有关于心脏病的，读读也觉得可以欣赏。这些文章写得好，作者的知识非常渊博，文笔好，读起来很有趣味。当然，一般说来，这样的文章一般只是实事求是地摆问题，提供些资料，提供些知识，很难顾及到欣赏问题。现在一般的新闻报道，如何写好，如何写得有味道，其中也有个欣赏问题。这也是我们外文局做宣传工作的老问题。国外有很多刊物，销路很广。它们也不是谈文艺，也不是谈爱情，主要是谈有关生活各方面的事情，提供些知识，大都写得很生动，很活泼，读起来也很有味道。这说明作者都考虑到读者的欣赏趣味问题。总的说来，我们读文学作品是自愿的，读得没有味道的时候可以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吸引不吸引人，实际上就是有没有欣赏价值的问题。文学作品尤其是如此。

欣赏，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读起一篇作品时受到感动，被引起兴趣，从中得到快感。快感的种类很多，有的流眼泪，有的跳起来，有的拍案叫绝。总而言之，恐怕欣赏就是指一篇作品能够感动你，能够抓住你，能够引起你的共鸣，把你的感情掀动起来。情节、故事，包括语言、风格都能够抓住你，不是强迫你，而是你自愿地被它吸住，非读下去不可。我们一般所谓“欣赏”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

读一本书、一篇作品或者一首诗，得到快感，是为了消遣吗？有这个意思，因为读它不是任务。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得更高一点，那么就是享受“文化生活”了。但这究竟算不算是消遣呢？不能排除消遣的因素，可是消遣并不就是说没有教育作

用。有些情节使你感到悲伤，使你流眼泪，这应该说就是它在对你起教育作用。我们有些革命家，小知识分子出身，最初参加革命并不是通过学习马列主义，而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他们也是从文学欣赏开始的。文学作品在你看它的时候，就把你抓住了。它影响了你的人生观、你的行动和你的思想感情，这就产生了教育作用。所以文学欣赏两个作用都有，在消遣之中使你无形地接受了它的教育作用。

在文学创作方面，这尤其是重要。我们现在仍然有些作品不能引起读者的快感，没有欣赏价值。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很狭隘所造成的。

在文学创作上，政治是第一性，艺术是第二性，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由于狭隘的理解，我们往往只是强调政治，而忽略了艺术，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干巴巴的，象读政治文件一样。换句话说，我们有些作品的主题思想很伟大、很崇高，但是读者读不下去，说服力也不强。这实际上就没有起到为政治服务的作用了，因为它的欣赏价值不高，不能打动读者。我们有些作家往往忽略了这个问题。有个时期对这个问题略加重视，就被说成是为艺术而艺术。事实上生活里就有政治，作家是通过表现生活表达出他的政治观点。但是作为文学作品，你不能强迫读者去读。要让他把你的作品读下去，那就得调动它的欣赏功能。我们写别篇文章，即那些不是写人生、写爱情、写斗争、写悲欢离合的作品，干巴巴的也不行。

不管什么文学作品，一个作家在构思、在表达他的主题思想和感情的时候，他第一要考虑的是政治。但是你在具体写一篇作品的时候，恐怕艺术就要提到第一位了，你得注意艺术，否则你的作品主题思想无论怎样高尚，但不具有欣赏价值，那也就失去了它的功能。我们现在有些中年和青年作家在开始考虑这个问

题。他们想搞些创新，不单是从表现手法问题上考虑，还着重题材上的选择。我觉得这样考虑是对的。文学作品从欣赏和消遣开始，通过潜移默化，以改造思想、改造感情、改造人生观而告终。有的作品欣赏作用很强，艺术作用很强，但起不了教育作用，那也形成浪费。同样，有些作品，政治性很强，标语口号式的，没有人去读，这也是浪费。

消遣和教育这两个作用不能分开。光谈消遣，那就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有些作品以情节取胜，有消遣价值，比如侦探小说，外国的什么推理小说，还有一些唯美的东西，但它们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不能说一切能吸引人读的东西都是好作品。可是有一条，文艺作品必须能使人欣赏。读不下去的作品是产生不了任何影响的，更谈不上对人生起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所谓的精神生活恐怕就应该考虑到这个作用问题。

我们作为读者，既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戏剧家，读一部作品，就是为了从中得到感情上的享受。当然这是最简单的说法。真正欣赏也要一定的条件。最起码的条件就是你要能看得懂作品，理解作品的情节、作品的气氛。但真正要理解一篇作品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真正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的，也不容易。但是好东西也不一定随便就能欣赏。比如《红楼梦》就不是随便可以欣赏的作品。那个时代的生活我们不太熟悉，语言、思想、感情、风俗习惯、家庭情况的复杂性，我们都不熟悉。基于上述情况，就是鲁迅的作品，恐怕现在有些年轻人也会感到很难欣赏，尤其是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包括《野草》中的那些散文诗。这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就面临着一个看懂的问题，也就是理解的问题。

理解可就很简单呐！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者。写的文字写得好，艺术水平高，吸引人，使读者想读下去。这里

还包括他对人物感情的处理、描写生活的手法、悲欢离合的渲染，等等，当然要感动人，还须人物具有打动人的高尚感情。《红楼梦》中高尚的人物有，糟糕的人也不少，但是它写得好，很真实，能够说服你，使你信以为真，这说明作者的艺术手法高，他把你本来很平静的感情掀动起来了，使你感到快乐，感到悲哀。他不是硬性地在说服你，而是使你从心眼里感到信服，感到这是真的，从而你欣赏他写的每一个句子，他描绘的每一个情节。在另一方面，读者要理解这些东西也不简单，也要具备一些条件，象我刚才谈到的《红楼梦》，你没有当时那个背景知识，对于中国语文没有一定的修养，就谈不到欣赏它。阅读其他类型的作品也有这个问题。同志们学外文，一些外院毕业的高材生，看外文刊物可能就读不懂，读《北京周报》就觉得容易。这是因为国外的刊物都是谈国外的情况，背景材料你不熟悉，所以你尽管文字、语法都会分析，但还是读不懂。同样，《北京周报》上的文章，外国人也看不懂，因为背景情况他们也不太了解，再加之英文写得不地道，就更难办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谈不到“欣赏”了。所以我说“欣赏”牵涉到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条件。

对作者说来，他的一切都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他的文学修养、创作经验、艺术水平，他的哲学、政治、思想和主张，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会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当然不是说在单独一篇文章中表现出来。这个特点，高明的文艺批评家一看就可以辨认出来。有的作家文章写得象诗一样，那就是说他对中国的文学的修养，对外国文学的修养相当深。一个作家在创作中，他的生活经验、他对人生的体会，他的看法，他的哲学，他的政治态度，都融会进去了。不管他写得多么隐蔽，只要你认真去读他的作品，你就不难发现他的本来面貌。中国有句话叫“文如其人”，这主要是指文人的风格。实际上它不只指文风，还包括作

家的整个精神面貌。

当然我们作为读者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当你鉴别一部作品的文字写得是好或比较好的时候，你的文学修养、你的文字水平，你判断和批评的能力也都显现出来了。你看他怎样用某一个字，怎样借用唐代诗人的某一个词，怎样把这个词用得恰到好处，假如你没有这方面的长期修养，你就体会不出来，就体会不准确。看一部电影，欣赏任何其他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都存在这个问题。你只有以你的人生观、你的政治态度、你的生活经验，来判断作品创造得真实不真实。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假”的，因为它有头有尾，有结构，有章法，不可能都象生活那样“真实”。“无巧不成书”，文艺作品就是这样妙。电影里的一个故事顶多能持续两个钟头，但必须有头有尾，生活能会那样巧吗？这里必须有些虚构，但虚构必须自然。但同时它又得能把你的眼泪挤出来，那它就是要使你相信故事中的一切是真的。作者的生活经验丰富，他能够把画面摆出来，叫你相信。你相信了而又受到感动，就是因为你也有类似的生活经验和感觉，这一点很重要。作为读者，他在认真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他的全部人生经验和文化修养也摆进去了。作者在批判什么，歌颂什么，这个主题对不对，读者在作出判断的时候，他的政治水平、哲学思想和文学修养也都在起作用。

我们说我们能够欣赏，能够读一本书，能够看懂一本书，能够受到感染，这实际上也等于说我们有一种读书的能力，但这种能力需要培养。对于一些高级的作品，没有这种能力的培养，就不能充分读懂。有人会说，你不是把这个事情说得很神秘了吗？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正如我们吃菜一样，许多东西你没有尝过，你在这方面经验不够，好的东西你就不一定能欣赏。好的戏也是

这样，好的作品也是这样，好的音乐也是这样。中央乐团近来演奏了一些外国的交响乐，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有的人很欣赏，但也有不少人听得莫名其妙。不仅是交响乐本身，即使交响乐中的一件乐器，如钢琴，不管你演奏的技巧是多么好，有人听到就是感到索然寡味。我有一位作曲的朋友，他曾和一位钢琴家到乡下弹钢琴。农民听完说，“这是什么音乐？完全是撒豆子的声音。”这不能说这些农民无知，只能说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培养。我现在看京戏，老实讲，它的唱腔，它的程式，它的表演艺术，我不仅不能欣赏，连懂也不懂。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培养，从而也没有欣赏的能力。

文学中有各种流派，它们也都是时代的反映。我们现在一般所熟知的是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等文学创作方法。但到西方世界去看一看，花样就多了。什么荒诞派呀，抽象派、心理学派呀，一大堆。但它们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创造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他的创造，他的艺术思想也是社会的反映，所以广义地讲，这些流派也是时代的反映。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它要发挥它的社会功能，要起它的社会作用。西方的社会不是这样子，“为人民服务”没有条件。有的人找不到出路，甚至要逃避现实，想入非非。或者在表现手法上，他们以个人爱好为中心，标新立异，搞些所谓与众不同的东西。这些也都是某种社会现实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当然这里也有主流跟支流的问题，也有现实主义的作家，也有为光明而奋斗的作家。不过我们认为现实主义作品，比较能够反映出社会的真实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反映现实有不同的方式，作家对他们所要写的题材，都各有选择，各有侧重。生活中的现象，不同的人去看会有不同的感受。如我们作家下乡，三个作家一同到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去体

验生活，同样参加劳动，到时下工，到时吃饭，生活都是一样。如果这三个作家各写一篇报告文学，或者各写一篇关于这个大队的故事，那么，这三个作家写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是一样。他们作品之间的差异是由许多因素所造成的。他们各自的修养，各自的生活经验，都在这里起作用。三个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因而选择生活题材时他们就各有所不同的选择。这个作家选这一部分，那个作家选那一部分，各有自己的特点。为什么一个作家选这一部分而不选那一部分，这与作家的人生观、作家的生活体验、政治水平、哲学观点有关。如果他抓住了生活的主流，抓住了特点，如果他的分析方法、他的观点正确，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那么他就能正确地反映出生活。在一部作品中，作家全部的修养，他的艺术水平和政治态度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深入生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指到农村深入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呆它二十年，光这样扎根行不行？中国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里所谈的不仅是文化修养和水平的问题，也牵涉到一个见多识广的问题。作家要不要见多识广？如果把“扎根”只是理解为老呆在一个地方，一天到晚生活在一个生产队里，看不见世界，看不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农业的发展，“眼光”老局限在那个地方，见解狭隘，那就很成问题了。这甚至还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观。从国家说来，“闭关自守”；从个人说来，“固步自封”，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外，农民大都是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老呆在一个村子里，不仅自己的思想改造不好，可能还会受相反的影响。还得到工人阶级中去看看，到战士中去看看，到少数民族中去看看，如果可能的话，到国外去看看。有比较，才能看出差别，才能看出我们时代的主流，时代的特色。

这样我们也就可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我们的社会生活了。

正确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反映我们生活的特点，当然不能只是自然主义地去描写它。生活在发展，国家和世界的政治形势也在发展，我们还有更远大的目标：搞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文学作品不仅要反映当前这个时代，反映时代的精神，同时也应反映时代发展的趋势，预示事物发展的方向。这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还应该有理想。我们把这叫作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这是我们的创作方法。但是世界不同国家的作家都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要求世界的作家都用这种创作方法。欧洲十九世纪的作家有他们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且很有成就，如巴尔扎克的小说，狄更斯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小说，等等。当前西方的“现代派”的出现，也有他们的独特的社会背景。对这一切不同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一刀切，觉得不值一顾。我们不仅要“顾”一下，恐怕还得读一点，以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和眼界。“有比较才能看出差别”。错误和正确的东西，比较了一下就可以辨别出来。

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也不是一切全无可取。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说来是进步的，是革命的。托尔斯泰在意识形态方面说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反动的，从出身和阶级成分说，他是贵族，但列宁说他的作品是俄国的一面镜子，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再如我自己也翻译了很多安徒生的童话，它们里面出现了很多王子、公主和皇帝，该是反动的了，但这些作品却也反映了现实，还掀动了我们的感情，甚至还激励我们向上，如《海的女儿》这篇东西——它的男女主人公就是王子和公主。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复杂。所以我们读书也要有一个开明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欣赏我们人类中外古今在文化方面的创造，从而从中受益。这种所谓“开明”态度就包括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水平问题，自己的政